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年

第一二五三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八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253).....	1
通过议程.....	1
关于葡管领土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347)；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6585)；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和突尼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6791).....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八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F. 奥尔蒂斯·桑斯先生**
(玻利维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中国、法国、象牙海岸、约旦、马来西亚、荷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253)

1. 通过议程。
2. 关于葡管领土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47)；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585)；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和突尼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791)。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葡管领土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47)：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585)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和突尼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791)

1. **主席**：根据以前做出的决定，我建议邀请葡萄牙、利比里亚、突尼斯、马达加斯加和塞拉利昂的代表参加安理会对当前议题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A. F. 诺格拉先生*(葡萄牙)、*J. R. 格兰姆斯先生*(利比里亚)、*M. 斯陵先生*(突尼斯)、*L. 拉科托马拉拉先生*(马达加斯加)和*C. B. 罗杰斯-赖特先生*(塞拉利昂)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现在请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葡萄牙外交部长发言。

3. **诺格拉先生**(葡萄牙)：在利比里亚、突尼斯、塞拉利昂和马达加斯加等代表团的倡议下又一次召集了安全理事会来辩论与葡萄牙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四国代表团在给安理会的信件中〔S/6791〕要求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四国代表团对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的紧迫感使我国代表团，可能也使其他国家的代表团，认为有特殊的和突然的原因需要召集一次安理会，并且有新的严重的事实或事态发展必需提交安理会来考虑。因此，当利比里亚、突尼斯、塞拉利昂和马达加斯加等国代表的发言〔第一二五〇次会议〕清楚地说明他们并未向安理会提出任何有直接关系的新的事实或事态发展时，我国代表团不得不深感惊讶。我当然十分专心仔细地倾听了四国代表团的发言；我一边倾听，一边愈益明显地感到——我想安理会也会有同样感觉——这些发言纯粹是政治策略的产物而且仅仅是前几次声明的重复，诚然是稍有删节的重复。我们在讲话中发现同样的指控，同样的歪曲，同样的粗暴以及同样拒绝理解和接受那些不能使某些代表团满

意的事实。因此我感到有责任答复指控，纠正曲解，并说明那些现在应该是清楚了的事实——假如肯于了解事实的话。

4.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利比里亚、突尼斯、塞拉利昂和马达加斯加等国代表在这里的发言，我们便会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别：一种属于政治问题，另一种属于和平与安全问题。我本可以立刻拒绝参加讨论政治问题或纯属政治性质的问题。如果这样做我国代表团只不过是采取与印度代表团所采取的相同态度，例如，当克什米尔的政治问题被提到安理会时即退出会场。实际上，安全理事会并不是进行辩论和谋求解决政治问题的适当讲坛：要解决这类问题我们有第四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特别政治委员会及大会。如果我们坚持把政治问题提到安理会那么我们就是破坏安理会，就是在联合国内进行重叠的活动和辩论。但是我国代表团没有采取印度的做法。我国代表团没有退出会场。在你的允许下，主席先生，我将以坦率的态度面对和讨论那些在这里批评我的国家的人所提出的政治问题及和平与安全问题。

5. 利比里亚的代表在列举了一些他说葡萄牙没有遵守的决议后，继而描述了他认为是葡萄牙海外领土的局势。为此，他引证了两个来源为根据：一些“请愿者”的声明和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¹ 我们都知道对以此种方式提供的证据应该怎样评价，没有一个政府会不作进一步调查就片面地承认这样的证据。

6. 至于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那个报告，利比里亚的代表从中作了引述，并且好象是把它当作一个由一些中立的代表团起草的中立性的文件来做为依据；但事实并不如此；他应指出报告所反映的观点正是利比里亚在本安理会所代表的那些代表团的观点。因此，当这些代表团利用这样的文件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援引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且是以他们自己一时兴致所准备的材料作为依据的。

7. 但是利比里亚的代表没有否认自己与该报告及请愿者的指控的关系；他承认了它们。因此，我认

¹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附件，议程项目23增编(A/6000/Rev.1)，第五章。

为我有权说，利比里亚的代表团应对其对我国的指控负完全责任。而这些是一些非常严重的指控。

8. 他们硬说数以百万计的安哥拉人已逃到邻国；“大屠杀和暴行每日都在发生”；警察采用“恐怖手段、监禁和毒刑”；把人关在“刑房”里；以及葡萄牙政府正在进行“一次计划周密的种族灭绝行动”。我认为一个会员国的外交部长来到安理会赞同对另一会员国提出的这样的控告确实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应该驳斥这些无耻和荒谬的控告。它们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是荒唐的。谁会相信数以百万计的人能够轻易地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国呢？谁会相信正在进行一次“计划周密的种族灭绝行动”？难道利比里亚外交部长认为他能提出这些控告而不会深深伤害别人的感情吗？

9. 但是利比里亚外长走得比这更远。在谈到对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管理的情况时，他好象也接受了由同一来源提供的证据。我要谈一些最露骨的颠倒是非和歪曲了的事实。

10. 他们硬说那里的教学设备很差。我们当然不认为教学设备很充足或完善。但是它们远比在大多数非洲领地内的要好，从小学以上，包括大学都是如此，而学生入学率按人口比例除尼日利亚外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高的。他们说那里没有保健事业。事实并不如此。保健事业可能不够好，但是在葡属海外领土内每一万三千人中就有一个医生，这与喀麦隆每二万九千人、坦桑尼亚每一万九千人、乌干达每一万五千人、加纳每二万五千人、苏丹每四万四千人、尼日利亚每四万一万人、塞拉利昂每六万六千人及埃塞俄比亚每十万五千人中才有一个医生相比，就显然好得多了。他们说不许非洲人有收音机。这不是实情；任何人都可以购买收音机。他们说禁止非洲人管理工商企业。我真不知道一个人的想象力能有多广；我甚至都不想去否认这种可笑的荒谬的话。然而我的利比里亚同事似乎是赞同那应被看作是最奇怪的批评，即对鼓励白人和黑人通婚的批评。当然在我的国家里黑白人通婚是不受阻止的。难道利比里亚的外长反对这一点吗？他总不会希望我们相信他对这些事情是持有种族主义观点的吧！最后，利比里亚外长还对葡萄牙的选举法提出了反对意见，可是说也凑巧，这一选

举法在大陆葡萄牙和在其海外省份是完全一样的。他说：

“我们不要忘记，根据这一新的选举法，达到成年的葡萄牙男性公民只有当他获得了解放，能读会写葡萄牙语，或者如果不识字但有合法身分并向国家或行政机构交纳不少于一百埃斯库多的财产税，工业税，职业税或是使用资本税，才能获得选举权。”〔第一二五〇次会议，第19段。〕

11. 这是一种歪曲了的片面说法。为了反映事物的真实面目，利比里亚外长应该说，“解放”意味着一个人有可能在他或她的父母同意下在十八岁时取得法定的成年资格；他应该说，所有识字的人，或者所有家长，或者所有每年付税一百埃斯库多的人都有选举权；而且当他谈到“财富的障碍”阻止人们取得选举权时，他应解释一笔每年一百埃斯库多这样数量的款项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谈到“不少于一百埃斯库多”和“财富的障碍”时，利比里亚外长可能会给人们一种印象，即一百埃斯库多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款项，等于一百美元或一百英镑。实际上一百埃斯库多少于两英镑或四美元。看来，为了取得选举权而交付这样的税款算不了什么。当事情被歪曲到这种地步时，我们便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些精确的细节，为此我只好向安理会表示歉意。

12. 我现在就突尼斯外长的发言谈谈看法。既然这篇发言是根据同一来源，所以突尼斯外长是重复利比里亚向我们提出的一些指控。对此我没有必要再加以驳斥了。但他也用了非常激烈的词句。斯陵先生讲什么“残暴无情的镇压”，什么“流血战术”和什么“致命战争”等等。我希望安理会对这些词句给予适当的注意并做出正确的结论。

13. 除了一些别的方面留待我以后再谈，在突尼斯外长的发言中有一点是我想即时就提出来的。他谈到“里斯本、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政府正在组成的非神圣联盟”。我们能与各毗邻国家享有上述亲切的陆邻关系——就象我们希望能与所有的邻国保持的那样——并且和他们合作以谋求人民的普遍福利，我们是感到很愉快的。不过突尼斯外长知道并没有什么非神圣的或其他的联盟存在。他对这一点知道的那

么清楚，以致于他不敢证实有这类的联盟存在。他说：“据报道那个联盟甚至采取了共同防御条约的具体形式”，后来他又提到“这一传闻的条约”。但是他接着发些议论，并从中得出绝对的结论，仿佛真的有这么一个联盟似的。他说：“这样的暗中勾结并没能逃脱特别委员会的注意……”。

14. 就这样，斯陵先生先是提出一个从纯属假说的、连他自己都不敢肯定的赤裸裸的谣言，然后又好象是根据事实似地做出明确的结论。我否认有这样的联盟或条约存在。我强烈要求突尼斯外长对他所暗示的事情提出证据；并且我还要指出他将这一主题塞进辩论会的方式是不符合安理会的惯例的。

15. 我不准备细谈马达加斯加代表的发言了，只因为他的讲话——从文字角度看倒是很杰出的——有意将内容限制在赞同和支持其他代表的发言上。但是我想对我的塞拉利昂同事的发言提出一些看法。他也从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大量吸取了材料，而众所周知这个报告又是根据秘书处起草的工作文件草拟的。这个工作文件曾被我的代表团在一份由特别委员会散发的文件²中详细地批驳了，但我敢肯定我的塞拉利昂同事并没有读过这个文件。

16. 塞拉利昂外长跟着其他代表大肆咒骂我国政府。他指控葡萄牙政府进行“无耻的剥削”；他提到葡萄牙领地内“可怕的形势”；并且将“恶魔似的和灭绝种族的意图”归咎于葡萄牙。我再一次提请安理会注意此类不适宜于议会的和无礼的语言。我想通过你，主席先生，问问塞拉利昂外长他是否认为葡萄牙人民和政府没有感情和知觉，或者塞拉利昂连同某些其他国家是否有权侮辱那些他们对其政策不赞同的国家。

17. 再者，抛开突尼斯和利比里亚所提出的类似的控告，和我即将讨论的其他方面，塞拉利昂代表的发言只有两点较为突出。他说：“葡萄牙继续得到大批的喷气式战斗机，潜水艇和其他武器和军事装备……”〔同上，第115段〕。难道塞拉利昂代表相信喷气式战斗机和潜水艇那样昂贵的装备能象玩具一样轻易、简单、连续地得到大量供应吗？一个政府的负责人居然作出如此的发言，我实在感到震惊。

²文件A/AC.109/143(油印)。

18. 我完全可以告诉塞拉利昂外长和安理会,近几年来我们没有得到过任何新的喷气式战斗机。我还可以向安理会报告,自一九四八年以来我们既没有购买也没有以其他方式获得一艘潜水艇。我们只在最近订购了四艘潜水艇,但它们不会在一九六七年或一九六八年以前交货。除此之外,我还不晓得潜水艇能够在游击战争中使用哩。

19. 塞拉利昂代表提出的第二点是关于对葡萄牙的贷款。在谈到葡萄牙的财政资源时他说: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财政来源似乎是来自友好国家的对外贷款,主要是来自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企业,大概是在官方的同意下根本不去调查他们所签发的贷款或债券是否被浪费在大规模的殖民战争中,继续向葡萄牙提供为实现其罪恶目的所必需的资金”〔同上,第113段〕。

然后他又补充说,一些贷予机构如世界银行或贷予国家,根本不想知道贷款是怎样利用的,是为计划所需要的。

20. 尽管我对塞拉利昂外交部长表示我应有的尊敬,但是我必须说,我怀疑他是否生活在梦幻的世界里。难道他真正相信,难道有人真正相信,一个人借钱能象塞拉利昂代表所说的那样容易吗?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没有一个国际或私营机构会在没有适当的保证、没有事先调查和对援助项目的实施给以适当监督的情况下就提供贷款的。

21. 最近三十年或三十五年间,葡萄牙只接受过三笔重要的外国贷款,而且都是比较近的事。一笔贷款是为建造塔霍河大桥在美国筹集的;另一笔是为农田灌溉和土地开发从德国得到的;第三笔是为一般土木工程设备在法国筹集的——象其他贷款一样,这笔也是来自私人方面。可能还有一、两笔提供给私营公司或企业的小额贷款,但没有任何财政上的或经济上的意义。情况就是如此。我们从未得到过,也从未借过一分钱去资助塞拉利昂外交部长所说的那种“大规模的殖民战争”。我断然拒绝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影射或毫无根据的说法。

22. 我已经答复了在本安理会第一二五〇次会

议上发言的外交部长们分别提出的一些指控。但在这四个发言中还提出了其他共同的指控,因此我准备在这里一并答复。这些指控如下:我的代表团在一九六三年十月进行的商谈中持不妥协的态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好象正在为葡萄牙在非洲的军事行动提供军事援助;在非洲各省的外国投资仿佛正在助长镇压行动,并危害有关国家人民的利益。

23. 关于第一点,我高兴地看到,四个提出指控的国家一致承认在一九六三年十月的商谈中,自决的定义问题曾得到充分的讨论。我们提出了自己对自决的看法,虽然提法与十一月四日在这里的发言不尽相同,但符合秘书长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报告〔S/5448〕的说法。当时我国代表团曾说,自决包含人民对于政府形式的赞成和对于国家机构和行政体制的同意。这一概念并不新鲜,可以在任何一种政治科学手册中找到。它并不象斯陵先生说的那样反常,而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虽然我承认它可能与大会通过的某些违背宪章的决议不相一致。

24. 后来,在一九六三年十月,我的代表团继续以实际而严肃的措词说明这一理论思想的发展。我们提交了一份备忘录。秘书长了解到这一文件的重要性,曾在他的报告中大量加以引用。可是非洲代表团却轻蔑地将此文件扔在一边。考虑到就我们海外领土的现存情况不断向我们提出的指控,我们当时曾建议我们应当讨论调查那些情况的方法和手段。可是非洲代表团说他们根本不感兴趣而加以拒绝。后来我的代表团建议应该确实弄清葡萄牙是否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我们再次遭到非洲代表团坚决的拒绝。上星期我们又听到我在今天早些时候提到过的那些老一套的指控。

25.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这种情况:指控向我们袭来,葡萄牙的政策因而受到谴责;我们建议研究和讨论一些方法和手段来调查这些指控;这一建议也被驳回,据说是因为对此问题不再感兴趣。可是现在这些同样的指控又一次作为重新谴责葡萄牙政策的根据被提出来了。

26. 我的问题是:如果指控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那么对葡萄牙政策的谴责是否会被收回呢?如果

答案是肯定的，那为什么不去调查那些指控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既然无论如何是要谴责的，又何必提出指控呢？

27. 另一方面，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自决问题已不再是真正兴趣之所在。塞拉利昂代表说：

“……很明显，问题已不再是仅仅对自决的概念的不同解释问题。它现在已表现为人的问题了。这一问题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含义非常令人烦恼。”〔同上，第 107 段。〕

28. 我的代表团犹如沉没在矛盾的汪洋大海之中，真不知如何是好。但上述引语中看来很明显的意图是会得到我的代表团的赞同的。这确实是比什么别的问题都重要的一个关于人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相当长时间以来一直力图告诉联合国的问题。可是在这个组织里很少有人倾听关于人的问题。

29. 至于所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援助问题，我只想讲下面这一点：葡萄牙政府没有、也不打算在非洲利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装备。北约组织一向没有，现在也没有提供在其地理范围以外使用的任何类型的武器、军火或军事装备。我们也从未要求北约组织这样做。此外，我们生产和供应我们自己军需品和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三，所以我们不是非向外求援不可。再有，提出指控的国家仿佛总在想象在广大的地区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在本安理会上描述的形势与现实毫无联系。但是我以后再谈这一点。

30. 最后，关于葡萄牙海外领土上的外国投资问题，我只想问一句：财富的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的增多以及新工业的成长和创建怎么会给整个人民的利益和进步带来危害和损害？不管怎样，斯陵先生在这里发表的意见只是某几个代表团的意见。其他重要的代表团对特别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报告³或者投票反对或者弃权，而突尼斯外交部长却正把他的观点建立在这个报告上。

31. 四个强烈批评葡萄牙政策的代表团仅以请

³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附件，议程项目 23 增编 (A/6000/Rev.1)，第五章，附录。

愿者身分出现的某些个人的观点作为他们批评的依据。他们给安全理事会提供了反映安哥拉省和莫三鼻给省情况的画面，这张画面距离真理是再远不过了。所以我请求安理会允许我引用访问过这两处领土的中立派人士的几段话。

32. 顺便提一下，我想我应该通知安理会：安哥拉和莫三鼻给都是开放的、自由的领土。许多不同国籍的外国人都到那里访问过，如新闻记者、政治家和作家等，当然更不用说还有成千的作为私人去办事或旅行的外国人。就第一类人讲，我们在一九六一年接待了五十七名这种外国客人，一九六二年接待了一百〇二名，一九六三年接待了一百二十名，一九六四年接待了一百四十名，一九六五年截至九月份接待了五十四名。两名苏联记者参观访问并自由地视察了莫三鼻给。他们好意地事先通知我们说，不论他们看到什么，仍要写不利于我们的报道。

33. 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愿引用下面几段话。世界知名的法国中立派作家雷蒙·卡蒂埃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日在卢森堡广播电台谈到安哥拉时说：

“这个国家设备极好；它有许多城镇，其中不少是风光宜人的，还有一个良好的航空网、几条铁路和许多维护得不错的公路。经济体制比我想的要健全得多……。许多欧洲人以为安哥拉处于火与剑之下。他们想象安哥拉就象独立前的阿尔及利亚或今天的越南一样。我自己的旅行证明，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正在享有并从来没有停止享有完全的平静。”⁴

34. 早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另一位新闻记者皮特尔·莱辛访问安哥拉和莫三鼻给后在环球周刊上发表文章说：

“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给，正在进行着全非洲唯一的为建立真正不分种族的统一社会的尝试。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会认为非洲其他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会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这一试验。然而现在的时代和情况当然不是正常的。”

35. 英国工党议员罗伯特·J. 梅利什先生访问

⁴发言人引自法文。

了安哥拉并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对旗帜晚报说：“通过这次访问，我可以真诚地说安哥拉是个真正享有和平和进步的非洲国家。”他还说：“确实没有镇压行动的迹象。”

36. 英国工党议员罗恩·莱杰先生访问了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旗帜晚报报道：莱杰先生无论是在安哥拉还是在莫三鼻给都得到了很深的印象。他说：

“那里没有种族歧视。我对看到的情况感到惊喜。我很高兴我把它抢入了镜头——有兴趣的人都可以看到它。”

37. 著名的英国记者休·凯先生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写道：

“一些非洲熟练工人确实比白人收入多。在农业地区，许多非洲小农可能比白人小农日子更好过。莫三鼻给的一个非洲教师可能比一个葡萄牙本国的教师收入多。坎班布水坝（在安哥拉）是非洲第二大水坝。它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水电工程服务。

“葡萄牙人在切实消灭麻疯病、天花和象瘟疫一样可怕的嗜眠病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是世界第一流的。非洲婴儿平均死亡率是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而在安哥拉只有百分之十二。

“……

“象卡莫纳这样一个城镇，现在完全沉浸在多民族的理想之中。这个城镇的平民在一九六一年曾遭受恐怖主义者的袭击，当时只有十八名士兵帮助他们。我的一个美国同事在亲眼见到那里现在的情况后宣称：‘让上帝去帮助那些想破坏这种局面的人吧’。”

38. 我现在讲一讲和平与安全问题。葡萄牙正在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非洲国家经常利用的口号。他们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备忘录〔见S/5347〕中说，葡萄牙政策是“国际冲突和紧张局势的持续的根源，这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早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利比里亚代

表在安全理事会上说：“形势”（在安哥拉）“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第九四五次会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六日突尼斯代表说：“形势的特点一直是严重地扰乱国际和平与安全”〔第一〇七九次会议〕。上星期，这四个代表团多次强调葡萄牙政策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一非常严重的指控从来没有被证实过，但是它却不断地被重复，以便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我们的政策确实对某些人构成危险。

39. 突尼斯外交部长特别热中于这一话题。他总是引证——象他上星期又一次这样引证了——所谓我们对塞内加尔共和国进行的“入侵”。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从来没有入侵过塞内加尔，并且每当边境事件发生时，我们总是建议由联合国指派一个三方面委员会进行调查。塞内加尔对我们的建议总是加以拒绝，但是斯陵先生却没有将这一点告诉安全理事会。事实是我们是受害者，不是侵略者。对我们的指控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别人活动的一种手段。仅在一九六五年头六个月内，葡属几内亚的领空就受到一百四十次侵犯。我当然不打算向安理会叙述每一次侵犯行动，但我愿意把这张统计表交给秘书处，并请求将它散发给安理会各代表。⁵ 然而我们仍在全世界被描绘成这样一个形象：仿佛我们是在威胁别人的安全，或者简直在进行一场反对自己人民的战争。事实根本不是如此。不管怎样，渗透者总是渗透者，恐怖主义者总是恐怖主义者，尽管有些人可能属于同一种族或国籍。如果苏维埃德国要侵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那么尽管国界两边都是德国人，这也仍然是侵略。外国基地和外国避难所不论设在那里都是非法的。但是今天已不可能否认存在着一个代表外国利益的巨大网，其中有政府，政党，商业企业和慈善机关，它们都企图扰乱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和平。我们讲这些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也无需利用我们自己的私人方面的情报来源。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将从没有偏见的来源引证一些情报来论述此问题。

40. 早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达喀尔晨报报道：“加纳已成为安哥拉解放战士的军火库。”这家报纸提到蒙罗维亚集团的决议，这决议答应给那些

⁵后来作为文件S/6886散发；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年，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在安哥拉同葡萄牙作战的人以“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他还提到大批苏联武器就在加纳警察众目睽睽之下卸在加纳的塔科腊迪港。达喀尔晨报又说到：“一部分武器已秘密地从安哥拉沿海运往内地。”

41. 一九六一年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中，世界各新闻机关报道：两个英国飞行员发现了一大宗运往安哥拉的秘密武器交易。这些装在标有“花生”字样的箱子里的武器是空运的。伦敦每日快报说这一非法交易是由加纳组织的。布鲁塞尔星期日报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报道，这批秘密武器交易是从那年春季开始的，这正与安哥拉北部边境附近发生的头几次恐怖主义行动的时间相吻合。再有，根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纽约时报，训练去安哥拉作战的外国人的工作已在突尼斯积极地进行，从突尼斯和其他非洲国家来的武器正在运进安哥拉的北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奥斯陆晨报刊载了一篇美联社发自利奥波德维尔的报道证实了这个消息，并且说从各国来的“志愿军”已经到达安哥拉准备作战。根据一九六二年四月八日的观察家报，在突尼斯受训的外国战斗人员就要到达刚果。其他新闻机关如格拉斯哥先驱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中旬都刊登过关于这一问题的报道。此外，一九六二年六月四日的纽约时报报道，在突尼斯受训的外国人透露，“他们沿着阿尔及利亚边境一带曾经参加对法国军队的作战活动”。他们的领导人还声称，他的部队“最近已经收到几船武器。从突尼斯来的一大船武器即将到达”。他还说：“这船武器预计包括轻、重机关枪、手榴弹和地雷。”

42. 我顺便说一句，上述外国人当然不是被称作“雇佣军”，而是被称为“志愿军”或“自由战士”。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可以找到进一步的证据，这份报纸也报道了上述的揭露。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开罗出版的金字塔报和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日的新闻周刊上我们也能找到同样的内容。正如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八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摩洛哥新闻、非洲民族、阿尔及利亚电讯报、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的非洲民族、费加罗报和一九六三年六月六日的东方所报道的那样，这些提供军备和雇佣外国人的活动一直在进行。一九六三年七月七日纽约时报写

道：“突尼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当安哥拉冲突开始不久就开始提供小型武器，而现在还在断断续续地给予经济上和武器上的支援。”更近一些时候，一九六四年九月，我们看到一位英国议会议员约翰·比格斯·戴维森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

“人们领我看了一个存放缴获武器的军械库，这些武器大部分是捷克或俄国制造的。西方记者从科纳克里报道了来自俄国的船只正在卸下为葡属几内亚战士使用的武器和弹药。”

43.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日，伦敦每日电讯报刊登深受尊敬的名记者伊恩·科尔文的一篇通讯，他在东非作了一次长期访问之后写道：

“在坦桑尼亚和莫三鼻给之间的边境北部有一些由联合国援助的、为了好战的马康迪部族的‘难民’设立的泛非洲营，这个部落的恐怖分子渗入了莫三鼻给。马康迪人曾为桑给巴尔革命提供了屠杀团。受过训练的人成对地从这些营地回到他们的村庄。武器被装进原先苏联‘为改善尼亚萨湖的渔业’而捐献的小船里然后被偷运进莫三鼻给供他们使用。”

44. 美国非洲委员会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出版的今日非洲杂志写道：“坦桑尼亚对莫三鼻给和津巴布韦民族主义组织的支持给人深刻的印象。除赞比亚外其他地方找不到这样的支持。”达累斯萨拉姆出版的官方报纸民族主义者报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八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团结起来反对葡萄牙”的文章。

45. 这促使我提请安理会严重注意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内有大量的训练基地和军事基地在进行活动。在那个国家里有可以利用来袭击包括莫三鼻给在内的毗邻领土的基地。在离达累斯萨拉姆七十公里的巴加莫约有一个基地，在离莫三鼻给边境七十公里的姆加温那有一个基地；在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的莫希和基西朱还有两个；在坦噶还有一个，是为训练一支“解放军”的；另外在孔格瓦还有一个，是为了对马拉维搞破坏活动和战争的；最近在米托莫尼和尼阿马博卡好象又建立了两个新的基地。据许多报纸报道，军事装备由南斯拉夫、挪威、荷兰、埃及、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船只运到这些基地。

46. 我相信我有权利提出这个问题：是谁在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真是国际的和平与安全啊。我之所以强调“国际”一词是因为这个词是把此事置于安理会正常权限中的关键字。葡萄牙既没有训练渗透人员也没有把恐怖分子派到边界的一边去；葡萄牙不允许使用军事基地去侵袭外国领土；葡萄牙并没有接受来自世界各地一船船的军事装备。尽管如此，可是有些代表团竟敢到安理会来指控葡萄牙。他们说葡萄牙正在得到北约组织的帮助；说葡萄牙正在得到外国金融界和经济界的援助；说葡萄牙参与了镇压民族主义运动和镇压自由的国际阴谋；说葡萄牙得到了大量的现代化的最昂贵的军事装备；还说葡萄牙六年多来是——而且现在还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47. 我想现在该是安理会调查所有这些指控的时候了；该是安理会严肃深入地调查这一对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威胁的时候了。鉴于我给你们带来的这些事实和证据，我想现在也该是安理会指控真正的侵略者，调查那些在各个国家里进行活动的外国训练基地和军事避难所的时候了。我的代表团要求安理会这样做。

48. 那些提出指控的代表团，特别是突尼斯代表团暗示说葡萄牙政府现在不愿意而且一直都不愿意与联合国合作。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澄清事实。

49.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我们在里斯本接待了安哥拉局势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和小组成员并向他们提供了全部可以得到的情况。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我们给七人小组主席写了一封信，⁶信中说我们可以考虑该委员会在访问果阿之后访问葡萄牙海外领土。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美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建设性的提案。⁷提出由大会任命两名“报告员”到安哥拉和莫三鼻给去调查这两省的情况。我们真诚地、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这个提案。几个非洲代表团却轻蔑地否决了这一提案。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国政府给特别委员会一封长信，⁸提出了一些严肃和积极的建议，建议与有关非洲国家一起为在各方面密切合作，为谈判确保睦邻关系

⁶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七届，附件，议程项目 54 增编(A/5160 和 Add.1 和 2)，第 11 段。

⁷同上，议程项目 29，文件 A/L.420。

⁸文件 A/AC.109/136(油印)。

和互不侵犯的公约而开一个会。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日我们建议设立一个混合委员会来调查塞内加尔提出的关于边境事件的指控〔第一〇三〇次会议〕。这个建议被轻蔑地拒绝了。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我们建议派非洲国家或政府首脑的私人代表到安哥拉和莫三鼻给去看一看他们想看的一切。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在这次安理会开会前，我国代表团邀请利比亚、突尼斯、塞拉利昂和马达加斯加的外交部长们访问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第一〇四二次会议〕。这个邀请被拒绝了。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秘书长的私人代表应邀访问了里斯本并得到了有关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两省的充分和详细的情况。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国政府请求秘书长派一名军事代表调查一个邻国对葡萄牙领土的轰炸，而斯克恩上校真正地证实了葡萄牙的指控。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我国代表团邀请〔第一〇八一次会议〕秘书长访问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以调查关于我们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指控。这个邀请——当然它现在仍然有效——曾在各种不同场合反复提出过，但秘书长直到现在还没感到有可能接受我们的建议。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三日我们提议——实际上是请求——安理会任命一个三方委员会来调查塞内加尔提出的有关所谓边境事件的新指控〔第一二〇六次会议〕。我们又一次遭到拒绝。

50. 所以，你们看，这个清单是很长的。但是我们的全部建议都是无用的，因为非洲国家一说到合作，就意味着执行他们的建议和实现他们的理想所需要的合作，因此他们拒绝任何在他们看来不能确保他们达到目的的一切建议。但是既然同样的指控还在不断地提出来，那么我国代表团就准备考虑新的方式和方法使这些指控得到调查。为了断定是我方在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如有人所说的那样——还是其他方面；为了调查设在外国领土上的基地、营地及越境渗透活动，如果安理会认为委派一个包括一名葡萄牙代表和一名非洲国家代表的小组委员会是有用而且适时我的话，那么我们准备在这样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委任令通过以后给予全面合作以达到这个目的。

51. 在这里有人说葡萄牙的政策是不可接受的，是违反时代的，说它是压迫的、可耻剥削的和镇压的

政策；是对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否定。也有人说因为葡萄牙本国是个穷国，所以它无法实行这样一种政策。他们硬是这么说，尽管不知道怎样使这个论断符合对可耻剥削的指控。既然葡萄牙似乎没有经济与军事力量来执行它的政策，那么，至少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是不明白这个政策是怎样能够成功的。所以他们想要知道这种成功的秘密。于是非洲几个国家的代表团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解释。他们说葡萄牙的政策之所以可行并且能存在下去——尽管有那么多阴谋活动，侵略和责难——只不过是葡萄牙受到北约组织、外国投资或国际金融界的帮助。我们否认这一切；这些非洲国家将会是明智的，如果他们不去寻找偏远的解释和借口，而是去大胆地面对和接受对葡萄牙政策的真正的解释和真正的秘密，这就是：整体的思想、种族的民主观念、多种族文明和多民族社会的观念，人类尊严的精神、宗教上的宽容与社会平等的精神，和在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每个人在经济、教育和政治各方面都有同样晋升机会的社会里，决心增进所有人的福利的目的；看来，这一切没有一桩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52. 这就是葡萄牙政策的唯一奥妙。我想知道在这致力于国际合作的一九六五年，联合国能不能，应该不应该特别下一番功夫来确认这些人类的和政治的现实。

53. **乌谢尔先生**(象牙海岸)：我们已经听了四位外长代表非洲国家统一组织向安理会提出葡萄牙殖民主义危及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发言。

54. 大家还记得这个问题是由三十二个非洲国家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的一封信[S/5347]中向安理会提出来的。这个文件说葡萄牙殖民主义是对非洲和平的威胁，而且甚至到今天葡萄牙殖民主义还在使用武力把统治强加给非洲领土。

55. 在当时通过的决议中，就是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通过的第一八〇(一九六三)号决议以及第一八三(一九六三)号决议，安理会认识到确实存在着威胁并规定了防止情况恶化的某些措施。

56. 葡萄牙没有执行这些决议，它不仅以不执行决议来嘲弄安理会，而且现在还继续用武力把它的殖民主义教条和观点强加于非洲。

57. 这些就是非洲国家又一次到安理会来的原因。

58. 葡萄牙外长给我们引用了很多访问过葡萄牙的知名人士所讲的话。其中一人说在葡萄牙领地上是一片和平景象。这样的断言不可能是真诚做出的，因为我觉得任何客观的见证人必然都会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枪声和登陆人数与日俱增的葡萄牙军队足以证实在葡萄牙领地内没有和平。

59. 然后他又给我们引用了一段雷蒙·卡蒂埃的话。我相信在座的人都知道卡蒂埃的学说。“一切为了宗主国，什么也不给领地”——这就是被称作卡蒂埃主义的学说。卡蒂埃说过“一个在宗主国内的学校要比一个在领地的学校有用得多”。因此如果他在葡萄牙领地上找到甚至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小学校的话，对他来说也是太多了。我觉得如果葡萄牙外长读过卡蒂埃主义的学说，他就不会引用这个人的话了。

60. 我觉得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辩论水平。葡萄牙外长承认在非洲的葡属殖民地附近和内部都有活动存在。他提到了训练营和一些渗透事件；但这只向安理会证实了在非洲有某种运动的存在。为什么那里有这个运动而且既然这个运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威胁，那么能做些什么来阻止它呢？这就是安理会所面临的问题。

61. 古时候伽图每逢讲话都以迦太基当天来结尾。每一个非洲国家，每一个非洲人，每一天，在每一个他所参加的会议上都在想，都在声明，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腐朽的葡萄牙殖民主义必须摧毁”。

62.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个热切地、客观地寻求发现葡萄牙之所以顽固不化的原因和理由的人。我在这方面的好奇心甚至驱使我去阅读了弗朗哥·诺格拉先生的著作《联合国与葡萄牙》⁹这是他的代表团送给我的——幸好是免费的。书中阐述的论点使读者啼笑皆非。

63. 看来葡萄牙在怀念国际联盟。由于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也由于它是为欧洲的利益服务的，国际联盟曾根据C委任统治令允许委

⁹伦敦，西奇威克与杰克逊出版社，一九六三年。

任管理国合并和吞食殖民地领土。葡萄牙本来梦想国际联盟的这个过时的C委任统治令会写进联合国宪章中，但是当它的愿望接连不断地受到挫折时，它就被一种被出卖以及愤怒与沮丧的心情所折磨；而这一切对我们的安全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64. 葡萄牙觉得是被人出卖了，因为依它看来事实上由它倡议召开的柏林会议以主权国的姿态行使职能，并且为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利益分割了各个领地，其目的是要加强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因此葡萄牙觉得它在一九五一年单方面把它的领地宣布为葡萄牙的不可分割的省份时，它是在维护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利益。

65. 葡萄牙感到愤怒，因为战争结束后某些政治家开始宣传这样一些观点：人类生命之神圣，个人自由，民族独立和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体制。但是这些思想被掺上了别的东西，被引申了，结果变成了联合国反殖民主义的依据。此外，反殖民主义国家之所以反对殖民主义完全是出于本身的私利。苏联反对殖民主义的唯一目的就是毁灭资本主义。寻找新的市场的美国实行着一种被歪曲成与她自己的独立战争相类似的反殖民主义，结果只能导致其盟国军事和经济上的削弱。至于联合王国，只是由于她无法克服压在西方世界心理上的罪恶感，才轻易地决定给其属地以独立。而法国则因不愿让苏联垄断反殖民主义，才采取了要超越他人的政策。有着西方观点的拉丁美洲国家认为非洲国家的独立会减轻他们与那些非洲领地之间在经济上日益增长的竞争。比利时呢，则甘愿让自己为自己的信念所迷惑，它相信独立是不可避免的，世界舆论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最后，我所没有提到的其他国家都把反殖民主义看做是削弱欧洲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一种手段。

66. 葡萄牙感到沮丧，因为所有这些法律上的和教义上的解释，本来是以解放在德国管理下的领地为目的。允许这些领地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的统治者和制度，推动了要求自决的思想。虽然民族自决这种制度按原计划只适用于原来是国家的那些国家，但它迅速扩展到了那些从来没有独立过、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国家体制、甚至还不知道国家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的民族中去了。

67. 葡萄牙感到沮丧和气愤，拒绝象比利时、法国、联合王国、丹麦、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样让自己陷入联合国的圈套。这些国家由于没有意识到已经开动起来的并且已经逐渐破坏着他们的地位的机器的性质，指明他们有哪些领地是他们认为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的规定的。就此，葡萄牙马上回答说在它管理下的领土都不属于实行这种制度的范围。照她看，联合国只有权注意到这个回答，而采取任何其他的态度好象都是非法的。

68. 这就是葡萄牙通过它的外交部长之笔所阐述的理论。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都被置于他的地位替他设身处地而想了。只有葡萄牙是对的，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是错的。

69. 有一个年老的非洲人曾对我说：“如果你到一个村庄，看到那里每一个人跳舞时都往后挪步，你即使是一个舞蹈专家，也必须跟着往后挪步。否则你将会如此妨碍大家，以至被认为是大家的讨厌鬼，因而是没理性的。”我用了“没理性的”这个词，因为我对在座的诸位要表示应有的礼貌，同时也因为律师不愿意用精神病学的术语，怕的是法庭得出罪犯对他的行动不负责任的结论。

70. 是的，这是可笑的。葡萄牙以一个梦游病者的自信一意孤行。但是它的顽固已使许多人付出了生命。所谓的葡属几内亚的非洲人正在英勇战斗，这种勇气就是衡量他们对最后取胜信心的尺度。安哥拉人民用最原始的装备，近五年来连续不断地攻击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堡垒。他们正在为非洲的自由和尊严贡献他们的生命。莫三鼻给人民正在坚持反击本来可能和他们在学校友好相处的四万名年轻葡萄牙人；而萨拉查政府却在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而且令人厌恶的事业牺牲这些青年人。这个政府甚至不得不使用葡萄牙的雇佣军，这个军队由于杀人有功受到大量的奖赏。

71. 可惜的是，尽管我们尊敬阿蒂拉及其同流，但是正如克莱蒙梭常说的那样：“使人民活着的艺术要比屠杀他们的艺术更复杂。”以“特殊预算”为掩饰的一亿三千万美元的预算以每年成倍的速度不断增加，它是由外国的贷款来支付的——这就是葡萄牙的战争努力，一场正在使用现代化武器、凝固汽油弹、轰炸

机、战斗机和F-86型佩刀式喷气式飞机的全面的战争。

72. 葡萄牙，作为一个生活水平低于某些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显然是不能单独承受战争的负担的。它正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构内部得到武器供应。葡萄牙认为殖民地是为加强欧洲军事和经济力量，而最终是为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而创造的，因此不管对她施加什么样的限制，她总感到不把那些武器用于战争目的是困难的。“凡有意地为杀人犯提供武器的人是同谋并应负刑事责任。凡为杀人犯提供武器而不知武器被使用之目的者，至少要受到民法的追究。”

73. 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里，当讲述了人权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授自上帝，并且在谈到新一代美国人时说，他们不愿意目睹也不允许他们在国内和全世界都在捍卫着的人权受到破坏。

74. 这就是为什么也同样是我们的朋友的葡萄牙的朋友——这个事实表明葡萄牙也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应当听从我们的呼吁，并用剥夺葡萄牙进行战争的手段来迫使它结束这场无益的战争。葡萄牙同样可能成为非洲的朋友。要是我们能到达它的心灵深处说服它的思想那就好了！我们希望向葡萄牙人表明我们的信念——它用以掩护自己的虚构的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这幻想使它的良心走入歧途并使它丧失警惕。正是那套虚构的倒退作用妨碍着葡萄牙实行有益的改革来促使它的殖民地独立。这就是危险之所在。

75. 席卷非洲的民族主义的浪潮是根本动乱的结果。它在战后世界的社会心理上同样的根本变化中表现出来。它起源于真正的文明，这文明不是建立在暴力之上，而是建立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克莱蒙梭不是说过每个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是任何文明的基础吗？

76. 欧洲一些国家，包括葡萄牙，是用武力占领非洲的。正象葡萄牙至今仍然这样，他们不得定期地使用他们的军队和权力来维持他们对非洲人民的统治。如果德国对其所属领地的占领不能给予这个在欧战中战败的国家以所有权，那么同样也没有法律根据给在柏林会议上的德国任何伙伴这样的权利。

77. 殖民化的合法性问题纵使在那些殖民国家的本身也始终是有争论的。不错，是有象塞普维尔达和查理五世那样的人物，引用某些教皇训谕来为他们的行动辩护，妄图用以宽慰征服者的深自惭愧的内心；但是也有个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他在评论“我是在旷野里呼喊的声音”这句话时说，征服者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都将象拦路抢劫的盗贼一样得不到赦免和忏悔。也曾有个拉斯·卡萨斯，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保罗六世，他曾说殖民主义是战争的根源。

78. 因此在那些殖民国家里出现了对殖民化的非法性的真正认识，它们认识到殖民化不是使殖民地人民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并且在一个现代化和科学的世界里管理自己而是无耻地掠夺殖民地人民的领土和财富。世界大战显然更加速了这种良心的觉醒。阿纳托尔·弗郎士说过，任何殖民战争的根本的理论就是说欧洲人应当优于它与之进行战争的人民；否则，很明显，这个战争就不是殖民战争了。可是事实上，这毕竟不那么明显。希特勒虽然发现雅利安族是白种人的优等民族，可他还要发动种族优越的战争，即一场统治和奴役欧洲其他白种人的战争。

79. 很明显，一些开明的国家元首明白了并改变了他们的殖民政策，确定他们政策的目标就是民族自决，然后让殖民地人民走向自治和独立。正象很久以前的拉斯·卡萨斯从一个殖民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反殖民主义者一样，因为，他说：“在认识到了葡萄牙曾迫使我们奴役他人的非正义性之后，我现在相信由于同样的原因奴役黑人和奴役印地安人同样都是非正义的。”

80. 当年的法国部长罗贝尔·比隆曾在他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政治笔记中写道：

“非洲人和亚洲人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付出了鲜血，他们的国家在践踏他们的战争中充当了战场。至少人们可以说这改变了他们和过去的宗主国的关系。”

81. 为什么现在世界上有了民族主义，为什么以前的殖民主义者都变成了反殖民主义者，这些并不是葡萄牙所考虑的问题。可是如果不相信全世界反殖民主义舆论的不可抗拒性，那将是一个严重的和犯罪的错误。

82. 葡萄牙作为一个征服者是它自己的征服活动的俘虏。我们非洲人既不寻求惩罚也不寻求报复。我们要帮助葡萄牙解放它自己。先生们，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的吧。这样葡萄牙就将再也不把枪口对准自由，再也不用牺牲它自己的子孙，让他们去做反对卡奔达的老人所说的“新思想”的背水之战，再也不用屠杀男人、女人、小孩、和爱好和平的非洲人，这些人愿在作为自由的人、平等的人和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条件下和葡萄牙人民象兄弟一般生活着。

83. 葡萄牙的顽固不化实在应被看作是一场悲喜剧。它的同化政策是一出滑稽剧。不管它把殖民地人民叫作土著人还是叫作被同化的人，它不会把任何人同化了。这些是彻头彻尾的目的在于欺骗世界和剥削人民的拖延战术。

84. 请安理会再听一次肯尼迪总统的讲话好不好？在非洲他的名字已成为许多体育场、图书馆、俱乐部和街道的名字：“要……使一个民族自由，就需要给他们机会，不受经济、政治或警察压力，使他们自己作出选择，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段引语引自他的改变潮流一书中的题为“日益加深的危机”¹⁰的一章。

85. 在以前的多次发言中我曾说过，葡萄牙的这种“幸运地发现”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法国，在它的一七八九年伟大原则的鼓舞下，曾试图实行一个真正的同化政策。所有它的领地上的人，包括正在和你们讲话的我，都曾法国公民。法国领地上的优秀分子被吸收到它本国的优秀分子阶层，被选入议会，被任命到政府部门，它的高级行政岗位，司法的和军事的部门，甚至到法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领导地位。葡萄牙还没有做到这种地步。

86. 但是，法国在这些优秀分子中遇到了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他们无论是在文化还是在道德的水准上都肯定了他们自己的人格。这种潮流如此之大，结果不可避免的独立在友谊中被允许了，并且是在一种超越一切制度的和宪法的解释或调整的精神下被允许了。

87. 这种拒绝自己被同化曾被伟大的非洲人之

¹⁰约翰·肯尼迪 改变潮流（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一九六二年）。

一，法国大学教师，索拜学院的教授列奥波耳德·桑戈尔总统描述过。他说：“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你们的文明；让我们接受那些最好的和最富有成果的，并允许我们把其余的还给你们吧。”

88. 非洲人拒绝葡萄牙人的宪法虚构之谈。葡萄牙人自己也承认这种宪法的虚构之谈，是为了避免向国际社会汇报它的领地的管理情况而编造的。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从安理会到大会，包括专门机构，都正当地对这种虚构之谈进行了谴责，并把所谓的“省”看作是联合国宪章所解释的非自治领土。谈到这里我想起了十八世纪英国诗人塞缪尔·约翰逊的一首诗，这首诗刘易斯·汉克在他的在征服美洲时西班牙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¹¹中曾引用过。在提到葡萄牙的邻国所实施的殖民化时，这首诗可以读作：

上帝啊，为了怜悯穷人，
难道您没留出一块没有人迹的荒野，
或没被发现的海岸？
在那无边的大海上，
您没留出一个秘密之岛？
没留下一片未被〔葡萄牙〕强占的平静的沙

漠？

所有的地方都成了葡萄牙的一个省：非洲、亚洲、海洋、安哥拉、莫三鼻给、佛得角群岛、葡属几内亚、圣多美岛和普林西比岛、澳门、蒂汶岛和已消失了的果阿。

89. 听葡萄牙的话，会使人觉得是生活在一个古代或中古时期的世界里：在罗马，那里的贵族聚集在元老院中，向首都和全世界宣布元老院的法令：首都是罗马，罗马是世界的首都，而世界所有其他部分都是罗马的行省——除非葡萄牙人把他们自己看做拿破仑大帝时代的将军们。但是不论那些凯撒和拿破仑式的人物享有多么崇高的荣誉，虚构毕竟不是事实。就罗马的省份来说，今天只剩下意大利一国了；就拿破仑大帝来说，今天只剩下欧洲各国了；每个国家由山脉与河流所围绕，形成了天然的和语言的界限。

90. 确实所有这一切都是欧洲各民族觉醒后不

¹¹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第148页。

可避免的结果。当时欧洲人还处于使用长枪、大刀、盾牌、刺刀、土枪、骑兵和路障的时候，到处充满着武士精神。可是非洲各民族的觉醒是与科学的进步和世界被划分为集团同时发生的。在非洲无论是殖民战争还是殖民再征服战争都不局限在某一地区，进行战争的手段也是无法选择的。所以时间是对我们所有的人不利的。它会加剧紧张和愤懑，并可能使我们卷入一场战火之中、一场大屠杀之中。安理会应该记得：正是由于在墨索里尼殖民野心面前犹豫不决和拖延时间导致了国际联盟的崩溃，而坐取渔翁之利的希特勒正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91. 在一个合乎道义的人类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残暴，不可以转化成为有政治美德的国家。与世世代代的旧习惯，甚至是令人憎恶的习惯断绝关系，可能是痛苦的，但从长远来看是值得的。从别人嘴里听到真理是不愉快的，也许甚至是讨厌的；但是正如中国人常说的：只有通过别人的眼睛，我们才能真正地看到自己的错误。

9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向葡萄牙领导者不厌其烦地、三番五次地提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使其领地获得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在非洲受到兄弟般的迎接。我们的这种信念是从经验中获得的。所以葡萄牙不能满足于欺骗自己。难道它不应该努力地理解象法国、联合王国、比利时、荷兰和新西兰这些国家的反殖民主义的立场吗？其中有些还是臭名昭

著的柏林会议上的同伙。这些国家允许其领地独立，不能同时都是错误的吧。

93. 在不使用暴力、博爱和进行对话等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象牙海岸人民，恳求葡萄牙人不带有偏见、不带伤感或感情冲动、不带有卑劣的自我主义，同时参照我们时代的潮流，以深刻分析的精神，并参照拿骚的威廉敏娜女王，也就是荷兰女王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三日一篇讲话中的言词，重新检查一下葡萄牙的殖民主义理论吧。女王说：

“殖民主义是死亡了。我们并不否定过去，也不否定昔日的丰功伟绩。但是一个国家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从头做起。我们是能够有这种足够强大的力量的。”

殖民主义是死亡了，这是我们时代的标志。葡萄牙不是生活在它的时代里。而这种矛盾就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94. 俄国人说得好：摔倒是允许的，爬起来是注定的。如果这样，那么安理会以它的智慧和维护和平的关注就必须指令葡萄牙严格遵守以前的安理会决议并付诸实施。安理会必须要求葡萄牙按照宪章条款的规定承认葡管区人民应有的自决权；安理会必须要求停止无益的殖民战争，赦免政治犯和流放者，同民族主义者协商，以便和他们共同建立一个旨在使他们同意独立的机构。这正是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的代价。

中午十二时二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